H. H. MU CHINESE LIBRARY

廳壁類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記類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

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思哉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淫灑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獲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絲麻藍菓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

東西軍禽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苐畨上下戶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宂其閒遮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貴工聯組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微民幸脫此苦者益以西有通澗巨壑乂牙交呑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且者不便于此是以絶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

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隋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淵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傳言者覽焉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年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皆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

名好之

望于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觧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説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故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習俗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開或

本根

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也

眞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于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爲經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

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

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

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

禍福死生之時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葢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

公行文能說源委

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人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敎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于是天下之學

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

目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若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

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湖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㝡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别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熈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

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瀚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五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于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曾鞏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三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

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于西山

行文大有關鎖吾于宋文取曾鞏有格取石介有氣

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

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誨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再嫁一條可刪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

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旣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旣殁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殁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

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餙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况于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

畧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内庭常僚九人承弼者五而十數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與三川守李公而已暨太和乙丑歲復接舊老聞同升台階或纔歎止輿已協白鷄之夢或未開税駕遽有黄犬之悲則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疲薾多病當驚北叟之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曲軒旁隱擗埧竹樹陰合簷楹晝昬喧雀所依凉飈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寄篠而近對佳樹延清輝於月幌留愛景於寒甍晨憇

宵遊皆有殊意周視原野永懷巖峯擘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寅歲丙申月庚辰日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八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郄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叙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鑱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册所以興劉踣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

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矦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僞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矦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葢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爲淮陰矦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爲侯乃使與噲等伍

安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矦韓信夷三族漢史載矦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豨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昝彭城破爲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俟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寛大長者籍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

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

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陝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爲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凛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爲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鼗鼓淵淵兮雜奏笙篪牲牷肥腯兮清酒載釃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返

兮風爲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
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賜得賜兮雨以時雨豐年穰
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旣醉祗報麻兮何
千萬祀

雖至今存可也豈特存漢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于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

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于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

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熈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于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州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

孺子行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遠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

不能斥焉能死願爲顯宦者誦之可發一

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慭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

數段文字曲折插入死不足奇更幻

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巳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直筆）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于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于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

死更奇矣

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于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一有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如對知己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

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

似時文○

[illegible]同陽羨
[illegible]潁水
[illegible]可省

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幾與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蘭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選之於

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前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滇渤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况地理卑痺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汚盧乎因問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楫之以危峯千巘縣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鍾之紉狀鼇之首二公止旌旗以廻蹕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懌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奠而未之言也二公旣歸邑踵公遊

題以二公名略叙二公亦是

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覲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詞曰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景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皆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弟君子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眞吾父母矣茲阜二公修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慰之乎遂偕發爲父就亭之功如墻而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謀

之彝方經躡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糧囷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芼篾無壓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墉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西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艧頳囊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嵒巒、疊、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提、漪、入、潤、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於波裏爣爣油油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遊禽出沒乎前後一聘

一睞千趨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褰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賔祖客常於斯加此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親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玆阜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郛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靚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二公亭雖芻蕘之云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覩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經漢耆

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圮山川物像遍得而覽方之於此邈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其非飾說入吾邑者知之奇境升吾亭者知之右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效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于記左以爲邦榮在位元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埶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

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携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眞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

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克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

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

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道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成之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合大人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也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形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非當夏而且慄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歘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腸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爲淸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性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神

瘵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而必慊其心躁内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外門萋萋而寒者内室形形而熱者其土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撑者爲榱桷破者爲霤削者爲障臼者爲樞箋者爲繩絡而籠土者爲給横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霤坼壞者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隳而不自運赫赫熩熩如列千萬炬于室内覗其門即寂寥虛闃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

是果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始思其治之之道、將爇其廬而斬其工、竹室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詞于壁堂上、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

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涣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覊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冐利與不得巳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意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黿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

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冐利於險狃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間軒記　秦觀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濵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野獵而漁者閑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

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兮猿狖之居則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斁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僇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脩君車兮秣君馬輟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于

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

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隣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

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秭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

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逆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修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葢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

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予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瓏畝之閒、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木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蘇　軾

閒世之治亂必觀其人閒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閒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

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熈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詠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

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菴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獨孤及

鳳凰鵷鶵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按苗氏之遺墟非觀風接部叅事涖職者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于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爲長城且修好於隣侯從交相見執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輳輻鱗集其來

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峘至自廣陵
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
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儇至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
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
由是越人吳人荊人徐人以其孥行駱驛荐至大江
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接艫隘輔車鸞鑣轄挂轂
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星弁執象笏雁行而揖
者五十有九人凡處入座者一歷中書者三尚書司
轄者貳建隼旟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腋垣曳
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差肩駕

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燿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凹、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鵷鳳羣翔而萃至不若也、彼昔人所稱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底定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縶維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舘、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類

毛詩序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上化之下剌之故其俗古也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獨結關雎
奇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
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
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于仲尼
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
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

比二傳于異端過矣

事同支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

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

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

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巳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

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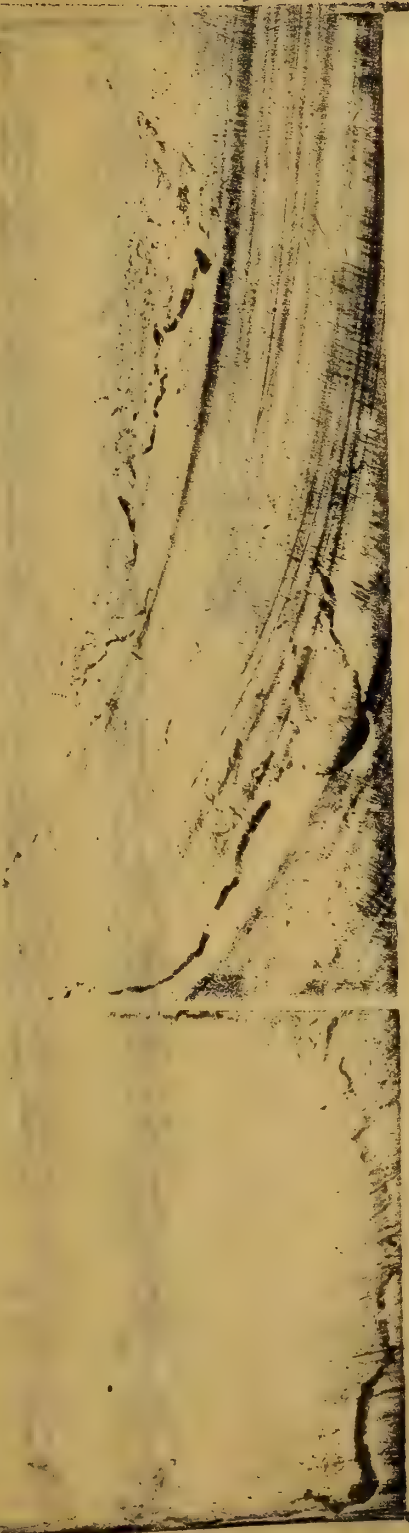
家語序

王子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浚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

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己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

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春秋時巳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

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

亦不然

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而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

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擯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

數語為策士生色

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謀故其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叙太山封
一段如見
司馬談

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

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

揚頓挫
史公持
作叟吞

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

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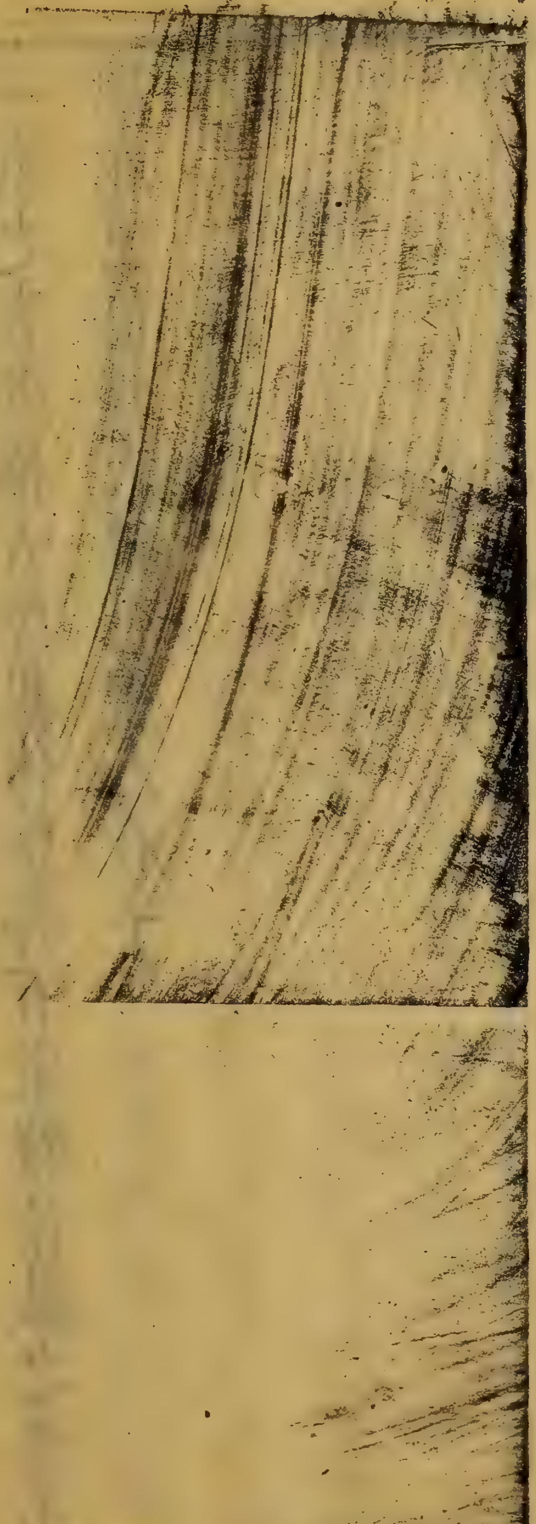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

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記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志序

沈約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緫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滌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為詳洽固

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渾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横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滈、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畧、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

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
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
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
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
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
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
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畧見世本所闕猶衆、爰
及雅鄭謳謡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
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
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

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芺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

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

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猶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猶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

盡足蹇途遥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媸而愛憎異情取捨殊意毎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史筆斬然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遯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覩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

禍臣歷覩前世鮮不以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聊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安石而李

此書不可少

氏幾衰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子子傳

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𪗋𪗋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
哉伏惟明主戒之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

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明公古今有心人共書古今不朽事

知闕疑可以史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旣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剌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

亦有宜詳者

又以編年爲正反次之何也

子之弗論次葢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葢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焰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迺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

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
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
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
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
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
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
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
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
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
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

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稡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

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

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刋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

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禮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輙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孝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

正不必約

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者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踈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抵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嚮有志焉然吾衰矣蒱蒙作噩

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是一著述
手

風俗通序　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

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藉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

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

明哲幸詳覽焉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史必有聖人以統之

垂夢歎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

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

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文編序

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于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昔人諂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穽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怏恨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常想直道絕而不續不虞陽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

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参戎旅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爲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爲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爲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可傳之於筐篋耳叟之命稱則著于自釋云不錄時大曆三年丁未中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襃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盍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擷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旣古簡册迭傳亥豕帝虎舛忤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幷王逸九思

柳亦多事

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

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元白於樂
得無少
否

樂府古題序　元　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

取其詞度爲歌曲葢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鐃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

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
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
篇無有倚傍余少昔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
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
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
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
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
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
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

同異之旨焉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為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為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

箋亦例最陋

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駉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象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

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虡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王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遲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隳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

如此却不妨亦例也

麼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槩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駉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

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祓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

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

妙妙

謀已則中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恩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猶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

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耤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憩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極美盡麗已臣文土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敎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

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産

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
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
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
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
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
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與
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逆
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
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
之淸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

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形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

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志蹟廢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續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

鳳魚有鯤超絕之林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斜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

精褎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鎖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illegible]